

走上银幕的“麒麟童”



周信芳在摄影棚拍片

今年是京剧大师周信芳诞生120周年。这篇文章想谈谈周信芳拍电影的经历以及其间发生的故事。

初涉电影《琵琶记》

周信芳年轻时就涉足电影。

电影是1896年传入中国的。1905年，任景丰在北京开设丰泰照相馆，首次为谭鑫培拍摄了京剧影片《定军山》，从此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

1918年，由夏粹芳、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开始尝试电影拍摄，成立了活动影戏部。起初摄制风景、时事、教育、戏剧等方面的短片。1920年，活动影戏部在众多京剧演员中选定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青年演员，分别为他们拍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和《琵琶记》的“古剧片”（戏曲片）。

《琵琶记》原是元代剧作家高则诚所撰的传奇，写汉代蔡邕蔡伯喈（蔡文姬之父）与妻赵五娘的故事，穷书生蔡伯喈别家赴考，得中状元，丞相牛太师招赘其为婿，蔡辞谢不成，被迫入赘。家中妻子赵五娘独力赡养公婆，备遭艰辛。时逢灾荒，赵求得赈米以供公婆，而自食糠秕。后婆婆、公公相继身亡。邻居张广才助其葬亲修坟。赵五娘身背琵琶上京寻夫，为牛氏所见，携归相府，终与伯喈团聚。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妇孺皆知，川剧、汉剧、梨园戏、

豫剧、徽剧、秦腔等许多剧种都有此剧目，京剧亦有搬演。

这次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京剧《琵琶记》，由周信芳饰蔡伯喈，王灵珠饰赵五娘。影片的导演是杨小仲。那时拍了“南浦送别”和“琴诉荷池”两折。拍的也是默片。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时就只拍了这两折，没有拍完全剧。

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和周信芳的《琵琶记》电影曾在上海和北京放映过，受到观众的欢迎，据说还到其他城市放过，甚至发行到海外南洋各埠，影响很大。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时，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被日本飞机投弹炸为平地，库存影片全部被毁，梅兰芳、周信芳初上银幕所拍摄的这两部影片也化为灰烬而不复存在了。

商务印书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选中梅兰芳和周信芳，而后来这两位青年演员都成为名闻海内外的艺术大师，足见商务印书馆的慧眼独具了。对周信芳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开端，他对戏曲电影的探索和实践由此跨出了第一步。

这次拍电影的经历，使周信芳迷恋上了电影，从此，看电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上个世纪20年代起，上海已拥有很多电影院，大量的进口外国影片和国产影片首映的地方往往就在上海。周信芳演戏之余，经常会与田汉等朋友

一起去看电影。周信芳看电影当然也有消遣娱乐的目的，但更主要的倒是为了学习借鉴而去。他从电影里学到不少表演艺术和技巧，从而把它们融化到自己的表演中去。比如，他演《坐楼杀惜》，演到宋江杀了阎惜娇后站起身来，身体稍稍摇晃一下，然后右手拾起地上的匕首，放在鼻子边一嗅，若有所悟，接着做向前刺的动作，左手好像去抓人，踮起脚尖。这样抓了三次，再小步向前，随着锣鼓经，脚步踉跄，眼神恍惚……这一段描摹人物内心恐惧心理的表演就是从美国电影明星考尔门那里学来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见到墙上韩信题诗，那一段背向观众，背脊由慢而快颤动的表演则是从另一位美国电影明星约翰·巴里摩亚那里学来的，巴里摩亚擅演老头儿角色，而且常常爱拍背对镜头的戏。

《斩经堂》闪“银光”

1937年，周信芳又拍摄了一部戏曲影片《斩经堂》。

《斩经堂》原是徽剧名剧，又名《吴汉杀妻》，由南派京剧名角王鸿寿移植到京剧舞台。此剧写西汉末年，王莽篡权，通缉刘秀。潼关总镇吴汉擒获了刘秀。但吴母不忘汉室，且王莽与之有杀夫之仇，乃命吴汉释放刘秀。因吴汉之

妻王兰英系王莽之女，故吴母又命吴汉将兰英杀之。吴汉不忍，吴母以死相逼。吴汉无奈去至经堂，兰英正在诵经，见吴汉带剑而至，问明，夺剑自刎。吴汉乃投刘秀。周信芳在1920年代中期就向王鸿寿学得此戏，并在丹桂第一台演出，他饰演吴汉，王灵珠饰演王兰英。以后周信芳经常演出，并不断予以加工修改，成为麒派名剧之一。1937年，应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后为华安接办）之邀，拍摄成影片，由费穆担任艺术指导，周翼华任导演，黄绍芬任摄影。周信芳饰演吴汉，电影演员袁美云饰演王兰英，其他合演者有汤桂芳、赵志秋、张德禄等。

这是周信芳第二次上银幕，《斩经堂》系有声影片。当时周信芳正当盛年，唱、念、做、打，精气神十足。因此表演十分精彩。

当时，中国的戏曲影片尚属初创阶段。但《斩经堂》拍摄过程中，在戏曲表演与电影手法如何结合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注意利用电影所特有的镜头转换和场景剪接的技巧，既基本保持了戏曲表演艺术本身的一些特定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戏曲与电影在处理时空和场面方面的某些矛盾。在背景处理方面，周信芳与费穆商量，既采用了一些写实的背景，如巍峨的关寨，幽深的桃林，同时又保留了许多传统戏曲的设景方法和虚拟手法，如马鞭等。影片最后，吴汉杀了兰英，投奔刘秀，这时接上翻身跨上真马驰骋而行的镜头，衔接自然，别开生面。当然，这部影片也还有一些不妥帖的地方，在某些画面里，依旧有上场门、下场门的痕迹。但总的来说，较之此前的戏曲片，在艺术处理方面影片已经有了可喜的进步。

《斩经堂》于1937年6月11日在上海新光影院正式首映，受到了观众欢迎和报界好评。1937年5月21日《申报》刊登的《周信芳主演〈斩经堂〉》一文称：“周信芳在《斩经堂》中所饰的是主角吴汉，饰吴汉妻王氏的，则是以擅长旧剧闻名的电影明星袁美云女士。

这样优秀的人才的合作，其成绩的美满，是不难推想的。”1937年6月2日《申报》所刊《〈斩经堂〉背景一斑》一文写道：“将京剧摄成电影，是一种困难的工作。因为如果照舞台上所演的，原封不动，搬上银幕，那么似乎不必多此一举；如果任意改装，则又容易失去平剧表现形式方面原有的美点。《斩经堂》在这一点上，是做到了恰到好处。我们从银幕上看到的《斩经堂》，已经是电影的《斩经堂》了，但一切平剧表演的技巧上的优点都充分保存着。”田汉、桑弧也分别在1937年7月出版的《联华画报》上撰文评论。田汉在题为《〈斩经堂〉评》的文章中说：“银色的光，给了旧的舞台以新的生命。”“中国旧戏的电影化是有意义、有效果的工作。”

在《斩经堂》拍摄过程中，还利用现成的场景和衣箱，演了一个短小的喜剧小品《前台与后台》，由费穆编剧，周翼华导演。

“华安”接办“联华”后，曾计划拍摄一套《麒麟乐府》，内容包括周信芳的好几出名剧。《斩经堂》作为《麒麟乐府》的第一部。接着准备拍第二部，但因抗日战争爆发，只能中止，计划未能实现。由于1920年拍摄的《琵琶记》拷贝散佚，《斩经堂》是现在留下的周信芳最早的一部影片，也是现存周信芳盛年时代唯一的影片形象资料。

“给我拍个背影吧”

新中国成立后，周信芳又曾两度登上银幕。

1956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周信芳拍摄戏曲艺术片《宋士杰》，由应云卫、刘琼导演，黄绍芬摄影。

为了拍好这部影片，周信芳对这个戏继续进行琢磨。比如戏中宋士杰告倒了三个高官后，自己却被判为充军，他感慨地对杨素贞、杨春说：“我为你挨了四十板，我为你披枷戴锁边外去充军。可怜我年近人离乡井，谁是我披麻戴孝人！”虽然杨素贞、杨春愿作披麻戴孝

人，但总让人感到，好人做了好事没好报，太冤了！拍影片时，这里改为杨春、杨素贞不但主动提出愿做披麻戴孝人，而且挺身而出，愿代干父充军边关，这样就更合乎情理了。至于对宋士杰这个人物性格的总体把握，周信芳概括成两个字：“老辣”。他是一个善良的、有正义感的人物，同时又是一名刀笔吏，曾在官场中混过，他既有豪爽侠义的一面，又有桀傲、世故、狡黠的一面。由于周信芳把握准确，故尔在银幕上刻画得入木三分。

一般演员拍电影，总喜欢让导演给自己多拍些正面镜头，多拍些近景、特写，要是给他拍个七分脸、八分脸，往往不大高兴，要是给他拍背影，那更有意见了。可是周信芳却不然。有一次，导演按分镜头剧本，打算给周信芳拍个正面镜头，周信芳不同意，他说：“从戏来看，这里主要的戏不在我身上，我应当拍个背影比较合适。”他遵循的原则是如何更好地传达剧情。

在整个排戏和拍摄过程中，周信芳始终严于律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尽管他已年逾花甲，但根据戏的要求，该翻滚的照样翻滚，该扑跌的照样扑跌，丝毫不马虎含糊。有时没有他的镜头，他也照样准时到摄影棚把场。应云卫导演怕他累坏了，常劝他早些回家休息，可他总是笑笑说：“我在边上替他们念念锣鼓经也好。”

在周信芳带动下，摄制组全体成员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宋士杰》一片拍得十分成功，使麒派艺术在银幕上大放光彩。在这部影片的前面，还套拍了《周信芳艺术生活》，其中有周信芳家庭生活的画面，以及《文天祥》、《投军别窑》的演出片断，这让观众们首次在银幕上看到日常生活中的周信芳。

彩色戏曲艺术片《周信芳的舞台艺术》摄成后公开放映，它既是麒派艺术精益求精的结晶，也是戏曲影片的一个新成果。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